

谁愿生作二奶子？

杂文

对于社会众生相，基督徒如何反应？

把“光”与“盐”丢进去吧，让黑暗处变亮，让腐朽处因有“盐”而生抗腐的力量……

黄子著

谁愿生作二奶子？

童子 著

《四海慈爱丛书》

主编：原甸



Business Registration. No.029187/00A

书名 : 《谁愿生作二奶子?》

作者 : 黄子

协调 : 韩瑞琼

封面设计: Holistic Graphic Design

出版 : 新加坡青年书局

新加坡培英街百胜楼(第231座)2楼27号

The Youth Book Co.

Blk 231 Bain Street

#02-27 Bras Basah Complex

Singapore (180231)

Tel: 6337 9552

Fax: 6336 9130

印刷 : 长青印务社

初版 : 2007年8月

定价 : \$10.00

ISBN : 978-981-05-8865-6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四海慈爱丛书

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作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爱是永不止息……

——保罗：《哥林多前书》



Love is patient never fail. Love is eternal or conceited or proud; love is not never fail. Love is eternal irritable; love does not keep a never fail. Love is eternal not happy with evil, but is happy with the truth. Love never gives up; and its faith, hope, and patience never fail. Love is eternal.

--Paul, Author

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

西西佛斯的苦役

一套另类丛书的崛起

《四海慈爱丛书》是青年书局创办人陈孟哲先生首先向我提出的。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构想，所有真诚的人听到这样的构想都不敢接受，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知识大爆炸却也是文化出版事业大滑坡的时代；在出版业的火焰山上遍布噬人的饿虎猛兽，危机四伏。其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因此我立即谢绝了陈老先生的建议。

但陈老先生却是认真的，他的认真又给我加添了加倍的惊异。他坚持，并且明确的指出：《四海慈爱丛书》要肩负双重使命：一是文化的使命；二是弘扬爱心的使命。这样明确的理念是我这一生从事文化从不曾遇上的。陈先生今年高龄85，他经营的青年书局也入了“知命年期”了；在这半世纪间，由他安排出版的文史书籍已成为本土文化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坐标，出版工作的险滩恶水他岂能不知么？但他却决志策马而上，而我，能不抖擞一番精神为他尽牵鞍辔之劳么？

我答应后，却惶恐了，因为陈老先生的“二使命”给我带来极大的压力。

一、文化使命。我们当然不敢夸口，但

是这时代文化吊诡却是令人瞠目结舌的，这是文化价值与文化功能大颠覆、文化标准与文化取向大倾斜的时代，文化现象光怪陆离，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；文化工作者彷徨失措，甚至无所适从，落荒与落马的比比皆是。但是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，一切正直的文化工作者上下求索尤其必须！任重而勇于面向道远尤其重要！

回至本土华人母文化看，毋庸讳言，红色讯号早就该拉响了，但违心与违（现）实之论并不鲜见。我们未来的子孙苦哉，因为他们必当面临一个如何修补文化断层的苦役。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呢？堂吉诃德*与西西佛斯**的精神看来都该派上用场，堂吉诃德是孤独的，但精神应让“聪明者”惭愧；西西佛斯的傻劲与坚韧是令人叹息，但没有这一股精神，那一块巨石早就滚落山脚等待化石的命运。

二、爱心使命。东西方文化都有各种程度的宗教情怀和对生命死亡的终极关怀，文化的核心当立基于“爱”并弘扬之；名目繁多的各类社会学派尽管有时会陷入爱的反面，但究其实质又往往为他们所秉持的特定的爱的理念服务。因此，爱必当是持久永恒的。有人类，必有爱；有文化，必有爱。西方哲人裴斯泰洛齐有一名句言：“爱的启示就是世界的救赎！”

这套丛书负上了上述二轭，不能不有一些本身的标志了：它首先是文化的、文学的，然而它又不能不带有对人

西
西
佛
斯
的
苦
役

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；但我们又绝对排斥纯宗教形而上的说教，它一定要有别于一切教堂、庙宇或寺院的文本。让我们再说一遍：它必须是文化的、文学的，然而又必须有“爱”的内涵和底蕴。

因此，我们敢说，这套丛书在本土的出版界是前所未有的，它必当为本土的文化、文学拉开另一片天窗，也将为本土书界引来一批另类读者群。

从文化宏观角度看去，我们不无有几分兴奋，但也按捺不住同等量的惶恐。我们只能时时想到堂吉诃德与西西佛斯。

我们盼听意见。

我们也盼望稿件。

谢谢。

《四海慈爱丛书》

主编：原甸

* 堂吉诃德是作家塞万提斯笔下创造的人物，具有喜剧与悲剧的色彩，后人把他引为孤军作战的孤寂人物代表。

** 西西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悲剧人物，因遭宙斯之谴，他必须把一块石头推上山顶，然而每每接近成功时，石头又滚落山脚，如此周而复始。

目 录

平庸一生亦是福.....	1
好像没有上帝.....	5
逃难不要遇上冬天.....	9
我有恩典够你用.....	13
凭什么比总统还忙.....	16
自由代价高.....	19
永远在地狱洗手的人.....	23
未曾发达也无痛苦.....	27
父母相爱福泽满门.....	31
家中最宝贵的资产.....	35
教养孩子难度高.....	39
不要怕输要爱书.....	42
多走一步关爱穷人.....	46
谁愿生作二奶了?	50
别让灵魂给骗掉了.....	54
苦到极处，名仍叫甜.....	58
说谎容易测谎难.....	62
让孩子动手做家务.....	65
要喝自己池中的水.....	69
眷顾贫穷肮脏的人有福了.....	72
找到了伴侣之后呢?	75
圣诞佳音处处闻.....	79
让新年快乐成真.....	83
后记.....	87

平庸一生亦是福

研究《圣经》的学者，多过九牛之毛，有些派别，把《圣经》分为许多时期。族长时期，就是其中之一。此时期，简单易记，因为主要人物只有三个，即以色列民族三代老祖：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。

此后数千年，每一次上帝派遣先知来责备背道的以色列人，总要追述到上帝和选民的关系，从三代开始指出：我是你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

族长时期中的以撒，在祖孙三代中，一向给我的感觉，是尚未出世已被命定的真命天子，同时又好像生来是要作过渡期的人物，本身没有什么特点，近乎平凡庸碌。他还未出场，那情形就像《笑傲江湖》的开头，令狐冲还未正式出现，已由师弟师妹七嘴八舌，众声渲染，他如何如何，先声夺人的引人注目，读者情不自禁急着要一睹这非凡的鲜活人物。正如唱京剧里头，大元帅出场前，必有八个小喽罗出来翻筋斗。小喽罗翻筋斗的身手固然好看、刺激，看官心中等待的是大元帅。

百岁高龄获一儿

《圣经》一写到亚伯拉罕，就是他和父家离开今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百里的吾珥，要往应许之地迦南去。走到哈兰，就暂住那里。提到以撒那倾国倾城、绝世美人的妈妈撒莱，立刻加上一句——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接下来，亚伯拉罕75岁，上帝向他显现，要他往应许之地去，并说：我必叫你成为大国……

上帝一再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应许他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，像天上的众星，可是，他们连一个儿子都没有。撒莱提议丈夫纳其贴身丫头夏甲为妾，生了个以实玛利，上帝却讲不是这个。直到亚伯拉罕99岁，天使才说，明年，也就是亚伯拉罕100大寿，撒莱90岁高龄时必生一儿，定名为以撒。

俯伏在地的亚伯拉罕，听闻神谕，禁不住嬉笑，心中暗忖，哪有可能！？千呼万唤，以撒终于生了出来，而妈妈撒莱当时早已过了更年期，这事看来真是个神迹！

从最初的预言，到应许的应验，足足25年，真命天子才呱呱坠地。从生到死，以撒180年的一生，不能说是乏善可陈，却是从性格到经历，戏剧性不大，改拍电影电视，都少了戏味。整个感觉像极了《水浒传》的结构，故事是跟着人物发展的。开头就是倒楣的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碰上烂仔翻身的高俅，只有走为上策。王进“走路”，才会引出史进，史进惹祸，才会有鲁智深。鲁智深之后有林冲，好像接力赛，一个接一个。《水浒传》108条好汉，并非个个皆为要角。有些虽是大人物，戏份却不重，故事情节不多，出几场就收档了。有些配角，只交

代几句关于出身而已，以后出进就跟着大夥儿，连台词对白都没机会插上一句。

庸碌平凡不冒险

以撒为三大族长之一，当然不会是“茄哩菲”，然而三人之中，他讲话的机会最少。想到他，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不多，要说其生平大事，他仿效其父亚伯拉罕，因为妻美，游牧到番邦时，深怕番王谋妻害命，而以兄妹相称。他的遭遇比父亲好些，当他游牧到父亲去过的旧地——基拉耳，居民已对其绝色“妹妹”垂涎三尺、蠢蠢欲动。千钧危急之刻，番王亚比米勒无意中窥见他们俩人在“戏玩”——行敦伦之礼。番王立即召见申斥一番，指他不该欺骗，险陷其民于夺人之妻的罪中，番王也警告众民，不得对以撒的美妻作非分之想。

另一桩大事，则是以撒年届百岁，双眼大概是患上白内障，视觉全失。一日，以为自己大限到，于是命所偏爱的长子以扫去打猎，弄道他喜欢的野味，好让他吃了给以祝福。

今人的祝福，只有精神上的安慰，没有实质上的意义。有时是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；有时心诚，亦不灵。如果连一国之首，倾国家之力来祝福自己的儿子，碰上金融风暴之后，都会成为咒诅；而有人只不过是一党的头目，一个部长而已，祝福又有什么用呢？至于没权没势小人物的祝福，只是心意的表达耳。但族长时代的祝福，非同小可。说黑就黑，说白就白，以撒告诉大儿子以扫的一番话，妻子利百加听到了，她偏爱次子雅各，

立刻趁以扫出去打猎时，和雅各串通来欺骗老爸以撒的祝福。在吃那碗用羊羔煮成的野味祝福之前，双目全盲的以撒确怀疑其中有诈，但还是上当了。

读以撒生平，华人最易感同身受的，就是他逐水草游牧，漂流四方，老受各地“土著”妒忌、欺压。若非上帝处处保护，让番王见而敬畏，时刻都有人财两失之险。

以撒一生，相对而言，庸碌平凡，是个守成的过渡期人物；不像父亲亚伯拉罕是迈向未知的冒险家、企业家型的开创局面，鼓动风云；也不像儿子雅各，历尽沧桑，吃尽苦头，开枝散叶的冲突频繁，剧力万钧的精彩。人到中年，应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哪里，倒觉得像他一生，还真好哩！事业一帆风顺、家产不断增加、生命没什么波折苦难、妻子又是当代绝世美女，不正是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福份吗？

风风火火、风风雨雨，有什么好？人生苦短，平凡、平安，其实就是最珍贵的福份啊！

好像没有上帝

花了两个星期，才把六册两千多页的《雍正皇帝》看完。

其吸引力，不下金庸的小说，让人难以释手。正如作序者潘耀明所言，清宫内的权力斗争可以“惊心动魄、你死我活”八字概括……

在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奇谋妙计纷呈出笼后，胜负一分，胜利的一方如何处置失败者？先是大局如何顾全，免得赶尽杀绝痛快一时失去更大，而遗恨绵绵；继而考量史笔如铁，后人怎么说？

太子第一次被废前，是遭人陷害，已成笼中困兽，大阿哥胤禔以为千载良机从天而降矣，迫不及待地要补上一刀，以取而代之。厚颜无耻地向康熙献议，让他“替主分忧，为父解愁”，由他出手干掉太子。

没有上帝，为所欲为

康熙闻言，大吃一惊，再哭着提醒混蛋大儿子——难道不怕后世说你残忍？史笔如铁，人言可畏啊！奈何，这家伙丧心病狂，天良泯灭，什么都不怕，连王安石的“天

命不足畏”都祭了出来。得意忘形，猪油蒙了心，看不清父皇冷笑厌憎的颜色，自种自收，下场悲惨。

利害关系，以及春秋之笔的论断，左右康熙的，还有一项——天、废太子时，隆重其事召集百官到天坛，告祭天地，向昊天上帝陈奏前因后果，并求上天鉴察己心。若天命要延长大清国祚，则乞天增其寿命，以收拾乱局；反之，求天赐其速死——“有眼睇”也。

据学者的研究，康熙有接受天主教的信仰，他信上帝，有首八律赞颂造物之主。唯因要忠于罗马教皇一事，因此告吹。

康熙是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，他虽拥有绝对权力，操人之生死大权，却从未滥用。不仅不以一己喜怒滥杀无辜，连秋决的死囚，受冤狱者被押到刑场，都有被他从刀下抢救出来的。儒家的道德薰陶，天理良知、天下舆论和历史地位，在在都规范指引制衡其行事为人施政。

因为康熙晚年倦政，治国宽松，产生了许多足以亡国的弊病。到了雍正掌权，他必须收紧严苛地振衰去弊。雍正的确是一心为国，求治心切以保大清国祚。其功业不说，但手段实在太尖刻毒辣了。不过是政见不同的异议份子，动辄重刑、极刑，太可怕了。他也会为顾全大局而权衡利害，他也有怕如铁的史笔，这些都能或多或少牵制其心。意外的是，笃信佛教，敬虔事佛，还搞个替身出家的和尚，宗教信仰并未对他产生制衡作用，慈悲其严苛狠毒之心。忠心耿耿地为他卖命，使他顺利登宝座，就在黄袍加身的那一夜，其替身和尚献策，把

心腹奴才全部灭口，他连心都未震一下，就照行。多年之后，想起也不过感叹一声。

俄国文豪杜思妥也斯基在《卡拉马夫兄弟们》书中，提出一个著名的神学思想——如果没有上帝，什么都可以做。

人的可怕，就在于即使相信、知道有上帝，狠起心行凶作恶时，总是把上帝忘到一干二净，当他不存在。所以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什么都敢做。

此为何，民主制度要三权分治，彼此互相制衡，不让任何一方或一人权力独大，大到绝对。其思想是建在基督教信仰的人有原罪，都是软弱的，都有犯罪的潜在危机。若没有制衡机制，单靠人的道德、人格、天理良知以及法律，不足的。一旦权力膨胀到失控，法律操在手中，由他诠释，什么道德人格天理良知，都敌不过罪发酵起来惊天动地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。

毛泽东能为害亿万苍生数十年，使几亿人民生活在沸鼎之中，就因没有任何权力可以抵挡制衡他；什么道德人权良知，都靠不住的：天理，他不信，他还要与天公试比高呢！

一个人，什么都不怕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真是太可怕了！

康熙怕人言、怕史笔，也尊敬昊天上帝，所以，他虽拥有绝对权力，却未行凶作恶。雍正不怕天，不畏人言，多少还顾忌史笔，虽刻薄狠毒，也不算是滥杀的暴君。毛主席，什么都不怕，所以他比汉武帝、朱元璋都可怕。

残暴的君王，凶狠的歹徒，行凶作恶，杀人放火，什

么都牵制、阻止不了，好像杜思妥也斯基所说的——如果没有上帝，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样，什么都敢做。而且，许多人做了之后，一生荣华富贵，寿考而终。像毛主席，握权至死，到如今中共还敬仰如神。好像是天网恢恢，疏而“有”漏。

幸亏，“如果没有上帝”，只是一个假设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：作恶的人，可以违背天理，藐视一切，逃得过今生的审判，却还需面对最后的大审判。

逃难不要遇上冬天

耶稣受难前，曾指着金碧辉煌的圣殿说，它必被毁坏，并且没有一块石头，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

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！

圣殿矗立在锡安山上，其宏伟且不细说，单说各种角石，每块长达20至40英尺，重在百吨以上，著名的所罗门廊，支撑的柱子由整块的大理石凿出，高37英尺，三人合抱。这些巨石如何运上山去，又如何搭建起来？是个千古悬案，迄今无人能解工程之谜。

如此神奇的建筑，耶稣竟然说要全毁。除非用炸药，而当时没有。他接着又说，灾难来时，犹太人应往山区逃命，勿进圣城耶路撒冷；且要祷告，灾难别在冬天爆发，否则困境加倍恶劣。而怀孕和奶孩子的人，处境尤惨。

此事在公元70年应验，犹太人并未听从耶稣的警告。犹太教的狂热分子起义，罗马大将提多镇压，他采用围困战略，此役为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围城战役。战争爆发，耶城的居民并未四散逃离，各乡各城的居民反而大量涌入圣城，加重了粮食需求的压力。饥荒的恐怖性亦